

◎文学聚焦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刘 洋

近年来，中国作家“讲好中国儿童故事”的水平不断提高，其作品同时获得了高销量和好评。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少儿读物类在2016年累计出口729.87万册，占图书出口数量50.33%，由此可见，中国童书在国外已经广泛落地。的确，国内许多小说和原创绘本依靠真挚动人的故事、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和精湛扎实的画技，在世界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有的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为中国儿童故事赋予深度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努力，首先体现为挖掘儿童故事的内容深度，与国际水准接轨。童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出版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其价值还在于传递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中国儿童文学海外出版和传播更是如此，作家通过对世界和人性的独到诠释引发中西方儿童受众的共鸣。在这方面，“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小说具有代表性意义。其《青铜葵花》英文版于2015年由英国沃克公司出版，2017年再版，沃克公司将该书纳入其“世界的声音——全球最美小说系列”。目前该书已经实现了法国、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14国版权输出。自英文版问世以来，《青铜葵花》受到了西方媒体广泛的好评，2017年11月入选《纽约时报》年度童书榜，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首次入选该榜，12月又同时入选《华尔街日报》年度童书榜和《出版者周刊》最佳图书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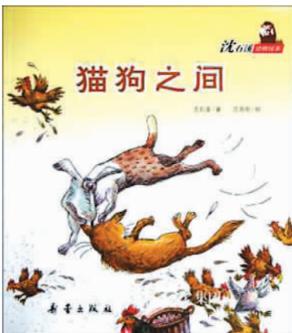
小说从儿童的视角讲述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城市女孩葵花和乡村男孩青铜之间的成长故事。作者将人物面对苦难的顽强斗争表现得极致，将人性中的真善美描写得充满生机和温情。小说的后记以“美丽的痛苦”为题，曹文轩这样写道，“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这里的快乐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纽约时报》书评评价称，“阅读青铜和葵花的冒险经历意味着将要沉浸在中国农村生活中——无论好坏。他们的生活日常可能与美国儿童不同，但情感和关系是共通的。”



根据全世界图书馆数据平台的检索发现，《青铜葵花》的馆藏量已经达到825，超过100位海外读者在亚马逊书店和Goodreads在线读书社交平台上发表评论，足可见其超越国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青铜葵花》的成功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可能性。曹文轩的另一作品《羽毛》英文版也于2017年由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推出，并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美国分会发布的2018年“国际杰出童书奖”。

传统文化元素打动海外受众

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述中国故事，运用典型的传统文化元素，使国外受众产生兴趣并逐渐接受。例如图画书《团圆》，由余丽琼所作，朱成梁绘画，描写了外出工作的父亲赶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的故事，文中的父亲用心一点点建立起家庭的圆满，重新建立起女儿对他的信赖。文字朴实细腻，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儿童心理情感融为一体，从儿童视野传达出节日的喜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圆满。《团圆》英文版荣列《纽约时报》2011年度“最佳儿童图画书”排行榜，这也是《纽约时报》开评此项活动以来首部入选的中国作品。在短短几年内，该书就已经被日、韩、英



等国引进出版。截至2018年7月，《团圆》的世界图书馆馆藏量已经达到1541，在海外得到广泛的传播。一位署名Hailec的读者表示，“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家庭团聚的喜悦和悲伤，以及节日的兴奋。”读者Mary Ann认为，“孩子们将从这本可爱的书中了解到新年庆祝在中国有多么重要”。

运用中国元素讲好中国儿童故事，小说《雨龙》对中国文化符号“龙”的运用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雨龙》是李健“故事中国”图画书系列中的一本，讲述了小男孩阿宝为拯救村庄干旱一路寻找雨龙的故事。这个系列将风韵独特的中国画与经久流传的民间故事融合在一起，向孩子们展示了中国画的艺术美和中国民间文化的魅力。读者Kurt Douglass这样评价这本书：“我喜欢中国龙，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关于雨龙的神话。作者李健的水墨画也很漂亮，

与故事完美搭配。”目前该书版权已经输出至美、法、韩等国，其世界图书馆馆藏量也达到360。此外，这个系列中的其他书目，例如《长城》《故宫》《少林寺》等运用了中国标志性建筑元素将故事娓娓道来，《羊姑娘》《花公鸡》《青铜狗》则是映现了中国的十二生肖的传统。这些小说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讲述儿童故事，具有独特的“中国风”特色，在国内外获得一致好评。

传统文化符号和节日习俗的精神内核作为内容元素引入小说，从这个层面上说，童书间接起到构建国家形象的作用，作者向海外受众展现一个历史悠久、和谐文明的中国特色，读者也从书中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儿童文学甚至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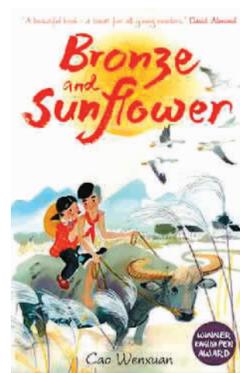


文化的灿烂与独特。

原创绘本传递万物有“情”

纵观中外屡屡获奖、口碑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其魅力不仅仅在于故事引人入胜，同时更需要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情感作为可以跨越时空的力量，不仅可以帮助作者对接受众心理，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全世界读者的共鸣。在原绘本中注入情感诉求，是中国童书一直以来致力于走向世界的一大尝试和努力。与童书普遍刻画的人类情感不同，沈石溪的《猫狗之间》另辟蹊径，讲述了猫狗之间不可调和的沟通障碍，但故事最终以融洽的幸福感作结尾，从动物视角反观人类本身，向孩子们演绎了宽容与友谊的意义。《猫狗之间》英译本于2017年出版，截至2018年7月，其世界图书馆馆藏量已经达到130。沈石溪被称为中国的“动物小说大王”，他擅长以鹰、狼、象、狐等动物为描写对象，刻画描写这些动物的自然习性，同时通过曲折多变的情节展现了动物的“人性”和情感世界。他的其他作品《斑羚飞渡》《最后一头战象》等也成功输出海外，备受好评。

熊亮所创作的儿童绘本《小石狮》则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水墨风为鲜明特色。故事是小镇里一座雕刻小石狮子的自述，作为小镇的守护神，小石狮见证了乡村的发展变迁，也勾起了背井离乡的人对家乡浓浓的回忆和眷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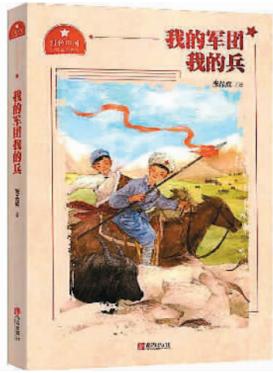
《青铜葵花》英文版

前，《小石狮》的世界图书馆馆藏量为193。一位署名Stacy Slater的读者认为，“无言但温暖的墨色调绘画增添了这本书的魅力。即使是年轻的读者也会理解小石狮对它的村庄怀有的爱和骄傲。”署名Jesseanne21的读者也表示，“这本小小的图画书在我每次阅读时都会如此深刻地触动我。它有着简单的美丽，安静，平和，动人。就像小石狮一样，我们总是保护那些我们关心的人，即使他们距离很遥远。”

2018年，熊亮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画家，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画家入围国际安徒生奖名单。国际安徒生奖评委对其的评价是，“艺术家熊亮融合现代与传统，作品来源于其丰厚的生活根源、文化渊源。他不仅仅将艺术作为叙事媒介，作品中每幅画都在传递故事、表达情感，不论是抽象还是具象，都具有高度艺术性。”“中国童话的奥妙是万物有情，小石狮、兔儿爷、树神、灶神、京剧猫……一切事物变得热闹又和气，这就是我想要给孩子的童话世界。”这是熊亮写在他的《熊亮·中国绘本》系列中的话。

中国童书生力军日益壮大

有专家称，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进入“黄金十年”。随着中国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文学作品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向世界发出声音，展示中国文化自信。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显示，近年来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中国儿童作品的英译本，青少年儿童读物英译数量较往年增长更快。今年，中国作为主办国参加了3月在意大利举办的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这也是中国在海外举办的最大规模少儿出版领域的国际交流活动，中国展位包括曹文轩、梅子涵、朱成梁、熊亮等近50位作家、插画家出席了这次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少儿出版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期待，在作家、译者、出版商和媒体的通力合作下，中国儿童文学将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



张品成著
青岛出版社出版

“喻”，言“今世之意”。张品成写红色小说，是有今世之意的。《我的军团我的兵》的红军历史书写，意在彰显天下大同、纯然无私的公心，与人人安之若素、人人乐观昂扬的斗志。这支队伍强大的感召力，将每个接近它、了解它的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坚不可摧的正义之师、信仰之师。

张品成以非战争的视角书写战争题材，虽非壮阔的英雄颂歌，却是壮阔的精神颂歌。作品中感染着红小鬼天九，也感染着每位读者的，是“精神信仰”的气场。

◎评谈散文·散文的现代性



当小说、诗歌、戏剧完成了它们的现代化时，散文却依旧纠缠在农业社会的思维漩涡里不能自拔

王 冰

散文，未完成现代化的文体

如果说现代化涉及整个社会或者某个个体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在历经战争年代、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后，正行走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心理结构和诉求等全面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就会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脉络。

单就中国散文的现代化历程来看，虽然很多散文作家的文化结构、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态度以及对生命的认识也随着这一潮流不断前行，但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奇怪地发现，这个散文写作者与世俗生活中已经现代化的人，几乎是完全分离的两个人，一下子就不那么现代化了，如此以来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散文的现代化历程变得尤其艰难和缓慢，或者远远落后于其他类型的文学。换句话说，当小说、诗歌、戏剧以启蒙和救亡为突破口，在革命中完成了它们的现代化时，在我们现在已经跨越了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的时候，散文却依旧纠缠在农业社会的思维漩涡里不能自拔，直到如今依然如此。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走的是一条从革命化走向现代化写作实践的必然道路。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种启蒙的文学，这就要求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必然走一条大众化的道路。但是，现代性对于个体的追求与中国文化普及的大众化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它既需要西方文化的移植与滋润，又需要对抗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侵蚀与伤害，其间的难度之大非少数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但事实恰恰是，从事小说、诗歌、戏剧的诸多作家都完成了这种转变，使得这些问题迈向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如果我们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作为靶子，能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散文的停滞，看到很多散文作家对于文学现代化的拒斥，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散文在百年的进程中，并未像其他文体一样，以大众化的写作路径实现启蒙的目的，它更多的依旧是自说自话，沉迷于自己的小情绪里脱不出来。虽然在“五四”之初，胡适、陈独秀，就尖锐批判继承下来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而钱玄同更是把那些死抱古文不放的旧文人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力求在文体上除旧布新、思想上变革启蒙，承担着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但是，自周作人率先把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把散文称为“纯散文”以来，“五四”一批作家所举起的文体革新的旗帜，对于散文的写作并未起到前路的示范功能，从而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他们依然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坚持散文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个人化的文体，在写作中，大量书写自己个人的好恶，倡导散文风格要冲淡平和，主张散文要口语化、闲适化，这与散文现代化的要求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当然，中国百年散文的写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40年的写作，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写作，散文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批有相当实力的散文作家，在写作中体现着自己个体生命的感受，社会发展带给个体的知性、智性，体现着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判断，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立体的内涵，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对人的生活、命运的本质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诸多散文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有相当数量的散文有创作功利化的倾向，它表明在追求人的启蒙与文化的启蒙之间，散文还是在迷失的幻觉中难以自拔。因此，直到如今，散文写作现代化所要求的作家应该具有的主体意识和读者的主体意识均未完成建设，散文写作进入现代化的力量依旧是虚弱和无序的。于是，散文作家在创作中就必然表现出两种对立的状态，一种是创作中的散漫无状，一种是更多囿于已经僵化的散文创作模式。如此，最终的结果是新一代作家的创作力在日趋下降，中年一代作家在拼命挣扎，新一代作家却没有成长起来，再加上当今的散文作家很多文化修养不深，时代精神空虚，文学写作追求自然就会出现一种平面化、庸常化的倾向，中国散文的现代化道路依旧遥远而漫长。

最后要强调的是，单就散文的“现代化”问题而言，首先必须厘清与之相关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现代性是一个结语性的概念，它着眼于立足于与“传统”的区别，对现代化进程及其产生的现代性属性作出的界说。现代性所指向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一种时代的意识与精神，它关涉到的是某一社会的主流性的哲学理念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制度安排与运作方式。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这些要素来观察中国散文的发展，也能看出，当前的散文写作离中国散文的现代化确实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也存在着诸多思想、价值、观念、文化和审美上的障碍。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培训部主任)

战场之外的战争书写

——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另一种呈现

崔昕平

坚持红军题材儿童文学创作近30年的作家张品成，以他的创作，呈现了革命历史题材纵深书写的多种可能。自1993年创作《赤色小子》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作品奖起，张品成前后创作了《可爱的中国》《十五岁的长征》系列、《红药》等多部红军题材儿童小说。《我的军团我的兵》(红色中国少年励志系列)是他2018年的新作。

张品成的战争书写另辟蹊径，是一种战场之外的战争书写。他的作品里，没有战场的血与火，多是后方的较量，但，同样的你死我活。作家并不简单地为了美化红军而架空历史，而是努力忠实于历史语境，还原生活，呈现人心。《我的军团我的兵》从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背景切入那段广为讴歌的战争史，围绕着战地医院与红小鬼“樊天九”等，铺陈战场之外的红军生活实景。作品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交代了天九、英秀、欧前响等几个主要人物加入

红军的缘由；作品也直陈了当时极其恶劣的医疗条件，真实到残酷的战地抢救，不忍直视的惨烈牺牲。严重的食物匮乏，是红军当时面临的巨大敌人。医院忽然成了“前线”，接到生死攸关的重要任务，“试吃野菜”。故事的主要冲突，也源自历史的真实。在完成“试吃野菜”的任务后，两个红小鬼被委以重任，集中饲养当地民众遗留的牲畜。首长讲明了政治意义，胡子需官下达命令，“一头都不能少”。天九自此有了自己的“军团”，自己的“兵”，待它们如自己的亲人。然而，队伍陷入断粮的绝境，首长下令宰杀牲畜。在求生存与守军纪之间，历史必须选择前者。作品完全摒弃了“神剧”的调调，没有大捷报的主旋律，不做人为的历史拔高，而是传达出战争亲历者最真实的感受，为长征附上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宏大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战争故事，最易缺少细节。张品成的红色书写，乍

看硬朗刚烈，内里却细腻动人。张品成专注于细节，尤其专注于深入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天九的心理描写最为传神。作品精笔描写了天九从懵懂，到崇拜英雄，到蛮干，到真正的成长。光辉伟岸的首长形象，也不是靠战争中的英武决断、运筹帷幄而树立，而是在日常小事之中，细节之中，在一举手、一投足，一席话中，尽显胸怀。长征途中的红小鬼们，就是这样在红色熔炉中，在日常的自悟与顿悟中，在英雄力量的感召中，淬火成金。事实上，《我的军团我的兵》中，张品成完全舍弃了面目的描摹。舍弃外貌描写而丝毫不让人感到形象缺陷，处理得漂亮。情节散去后，那个天九、那个史统有，那位不具名的首长，个个面貌清晰，呼之欲出。

谈及历史题材，中国文学史上，怀古之作，咏史之作，常含借古喻今之意。当代历史题材作品，也不应停留在消遣历史或复现历史的层面，而应有所